

楊振寧與鄧稼先

(本文插圖刊第7、39頁)

永恆的驕傲

●高岩·漆露

同是清華教授子弟

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科學天幕上，有兩顆令炎黃子孫引為自豪的閃亮星斗。它們分別升起在太平洋東西兩岸，光芒耀眼，交相輝映。

這是兩位卓越的核物理學家。

一位是美籍華人楊振寧教授。他與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的宇稱不守恆原理，開闢了微觀粒子研究的新天地，榮膺一九五七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，從此奠定了他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，成為騰起的科學巨星。

一位是中國原子彈、氫彈事業的先驅鄧稼先。他為在中華大地上點燃神奇之火，殫精竭慮，辛勤耕耘了三十年。只是由於他所從事的工作性質特殊，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一九八六年，他的英名始被人們傳誦。

至今鮮為人知的是，這兩位同樣對科學做出巨大貢獻、又走過各自不同人生軌迹的科學家，他們之間相交相知五十年，至誠相待，意氣相投

，他們真誠的友誼，譜出了現代科學史上的一段佳話……

形影相隨的小學友

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，祖籍安徽合肥，他留美歸國後，在北京清華大學數學系任教。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，祖籍安徽懷寧，他專攻美術史，從美國留學回來被聘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。合肥與懷寧本來就相距不遠，楊武之與鄧以蟄又同在千里之外的一所學校供職，兩位教授備覺親切，視為同鄉。更巧的是，他們兩家都住在清華園西院內，只一牆之隔，這就使兩家的來往更為密切。

楊振寧生於一九二二年，是家中的老大。鄧稼先比楊振寧小兩歲，他倆因年齡相近，又都是男孩，彼此意氣相投。

昆明聯大同學三年

振寧和稼先真正成為好朋友，是在上了中學

以後。他們先後考進座落在西單絨線胡同內的崇德中學，這是一所英國人開辦的著名教會學校。楊振寧早兩年進校，他天資聰穎、才思敏捷，是個老師和同學都喜歡的「機靈鬼」。可是他從不恃才自傲，也從不欺負弱小同學。稼先也很聰明，但性格較為沉穩，待人忠實厚道、真誠可靠。這兩個朋友在一起，互相都很珍視對方身上的長處，並作為自己性格的補充。在課餘時間，他們常常形影不離。兩人相處時，經常是振寧指手劃腳、口若懸河，稼先則面帶微笑、洗耳恭聽。

稼先的母親是個賢慧的主婦，又嫻得一手好菜，時常做些拿手的家鄉菜送到學校。每逢這時，她便叫來振寧，看着這對小伙伴津津有味地吃完，再返回清華園。

盧溝橋日本侵略者的槍炮聲，打破了他們無憂無慮的學校生活。楊武之舉家遷往昆明。鄧以蟄因患肺結核，咯血不止，只好留在北京。因為崇德中學是英國人所辦，日軍不敢貿然令其停學，所以稼先又讀了兩年，於一九三九年隨大姐鄧

仲先一起到了昆明。

「楊大頭」與「鄧老憨」

北平淪陷後，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都遷往昆明，在市郊起伏不平的丘陵間建起西南聯合大學。西南聯大是抗戰期間全國聞名的高等學府，擁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教授，可謂羣英薈萃。

楊振寧一九三七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，本科學習結束後又繼續進修了兩年碩士研究生課程，所以他總共讀了六年。鄧稼先到昆明後，於一九四一年也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，在校學習四年。這樣，他倆共有三年的時間是同在物理系學習。

當時，正值抗日戰爭的困難階段。學校物資匱乏、設備簡陋，再加上日軍飛機轟炸的騷擾，條件非常艱苦。

在艱苦而動蕩的環境裏，聯大校方依然想方設法保證高質量的教學。物理系主任吳有訓和其他教授通過一些盟國駐中國的機構，定期得到新的科技書籍和雜誌，以不斷更新授課內容。當初遷校時，物理系從北平運來一批教學和實驗儀器，這時更顯得非常寶貴。為了防止儀器受損，師生們把儀器放在大口徑的空氣油桶裏，再在地上挖一個大坑，使用完畢立即放進坑內。即使採取這些措施也無法躲過日機的狂轟濫炸。一次，炸彈甩進教室課堂，使很多房屋變成瓦礫。另一次，楊振寧家挨了炸彈，敵機飛走後，全家從廢墟中把書籍刨出來。

戰爭打亂了通常的教學秩序，也給振寧和稼先創造了更多的接觸機會。他倆在野外躲避空襲的時候，可以隨時相伴了。他們的關係依然水乳交融。振寧志懷高遠，同學們俏皮地稱他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。又因他頭腦聰明、反應敏捷，外號「楊大頭」。稼先為人忠厚樸實、和善可親，常給人一種大智若愚的感覺，同學們親切地稱他「鄧老憨」或「Pure」（英文純潔、純真之意）。

他倆一起躲警報的時候，有時共同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專業書籍，共同討論物理學上的問題。他們還一起背誦古文，因為物理系的學生必須選修一門文學院的課程。當時物理系採取啟發式教學，作業不多，疑難問題要求學生們自己去閱讀和討論，以尋求正確的答案。這種學習方法開闊了學生的思路，也鍛煉了他們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
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活，對振寧和稼先一生都很重要。他們不但學到了豐富的物理學知識，而且在殘酷的戰爭和艱苦的生活中錘煉了意志，也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。這兩個青年親身體驗到民族被蹂躪的痛苦，決心掌握先進的科學知識，將來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。

相聚在異國

在美奠定理論基礎
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，楊振寧報考公費留學生被錄取，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

鄧稼先在西南聯大畢業後，隨校北上，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助教。後來，鄧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，在赴美之前，他寫信徵求楊振寧的意見，到美國那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。按當時的規定，留學生可以自選學校。振寧經過仔細斟酌，建議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進修。原因是：第一，此校離芝加哥很近，兩人可以經常見面；第二，普渡大學理工科水準很高，排在美國理工大學的前十名之內，而且收費低廉。

稼先採納了振寧的建議。正好這時振寧的弟弟楊振平也要去美國讀大學，於是楊父將振平托付給稼先，兩人結伴而行，於一九四八年到達舊金山。稼先將振平送到芝加哥振寧處，然後到普渡大學就讀。

二次大戰後，人們認識到核物理的重要性，這門學科成了世界性的熱門學科。稼先和振寧所選的專業都是理論物理，留學科同是理論核物理，而且他們的博士論文也同屬原子核物理範圍。一九四九年暑假，稼先來到芝加哥，和振寧、振平團聚。他們同住在一間房子裏，一起遊玩、散步、聊天，同溫兒時的情景，探討學術上的問題。這是他們在美期間相聚時間最長、玩得最盡興的一次。在振寧和稼先的家裏，至今仍保存着他們當時合拍的照片。

楊振寧已經取得博士學位，不久應聘去普林斯頓研究所工作。後來，他與在美國留學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兒杜致禮結婚為伉儷，並在美國定居，從事理論物理的科學研究。

早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，鄧稼先就接受了中

國共產黨的先進思想。他有幾個要好的同學，他們都是地下黨員。其中的袁永厚曾問過稼先，是否留在國內迎接解放？稼先回答說，將來新中國建設需要人才，我學好本領一定回來。

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後，鄧稼先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，他彷彿聽到了母親的呼喚。他多方設法與祖國取得聯繫，做好了歸國的準備。他撰寫完博士論文：《氙核的光波蛻變》。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日，鄧稼先取得博士學位，他衝破重重阻撓，於八月二十九日就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，踏上了歸國的路程。

在美國留學期間，振寧和稼先都是用兩年時間攻下了博士學位，他們都掌握了當時處於世界最前沿的理論核物理科學，為他們將來卓越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為了點燃聖火

回國執行一項要務

回國後，鄧稼先參與了創建中國近代物理所的工作。他在祖國懷抱裏迅速成長。被評為副研究員，並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

一九五八年春天，一副歷史的重担壓在鄧稼先還顯得稚嫩的肩膀上，他被選作研製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的主攻手。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，鄧稼先將這一任務默默地承擔下來。他和一批核武器研製的先驅者一道，在這個神祕而充滿荊棘的領域裏開始了艱難的起步。

此後，鄧稼先的名字從公開發物上消失了，羣衆性場合再也看不見他的身影。許多親朋好友都無從尋覓他的踪跡，連他的妻子許鹿希也不清楚稼先的具體去向，只知道他在執行着一項異常重要的任務。

人們說，在成功的男人背後，往往站立着一位偉大的女性。在二十幾年漫長的歲月裏，許鹿希承擔了大部分家務，支撐着家庭，使稼先得以將全部身心投入到事業中去。

許鹿希是許德珩先生的女兒，比稼先小四歲，一九五三年底與稼先結婚。許鄧兩家可算世交，抗戰前許德珩在北大任教，鄧以蠶兼任北大教授，兩家經常來往。鹿希幼年剛記事時，有一次隨父親去鄧家做客，看見一個男孩調皮地騎在院牆上，用腳給客人開門。稼先這副頑童的形象一直保留在她的記憶裏。鹿希自幼聰明好學，門門功課成績優秀。一九四〇年高中畢業後，她同時被五所大學錄取，為了減輕家庭開支，她選中了免收學費的北大醫學院就讀。這時稼先正在北大當助教，他對這個富有才華的女孩子印象極佳。一九五三年，鹿希從北醫畢業後留校任教，稼先正在近代物理所工作。不久，這兩名曾有過青梅竹馬之交和師生之誼的青年結為夫妻。

問你女婿誰有本事

這對新婚夫婦剛建立起幸福的家庭，還沒過上幾年安穩日子，稼先便投入了開創我國核事業的緊張戰鬥。許鹿希是名門之女，又是醫學院深造了七年的高材生，但她毫無嬌貴柔媚之氣。她

十川歲那年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華戰爭，她隨母親逃出北平，又隨父母在內地顛沛流離，飽嘗了屈辱和苦難。國仇家恨使她成熟和堅強起來，她繼承了父親豪放恢宏的氣度，性格剛毅而通達。她雖然不知道稼先的具體工作，但她清楚地感覺到，丈夫是在從事一項與民族命運攸關的宏偉事業。共同的信念使夫妻間相互理解和支持。即使是長期的分離，即使是清貧而孤寂的生活，也不能減弱他們無私奉獻帶來的無窮樂趣。

一九六四年十月，神州升起第一朵蘑菇雲，全國人民爲之歡騰。當許德珩老人聽到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喜訊後，曾興奮地問嚴濟慈：「咱們中國能自己造出原子彈來，不知誰有這麼大的本事？」知道內情的嚴濟慈哈哈大笑，回答說：「去問你的女婿吧！」

飛鴻釋疑雲

楊振寧博士在美國繼續從事理論物理學的研究工作，先後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研究員、教授，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和該校物理研究所所長等職。他科研成果累累，尤其是獲得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物理獎後，在學術界地位舉足輕重，成爲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。

聽到中國原子戰試驗成功的消息後，楊振寧也激動不已。他早想回來看看，由於政治形勢的原因，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實現這個宿願。那一年，他先飛到巴黎，向中國駐法使館提出探親申請。事先他聽人說，等簽證需要一兩個月的時間，就預訂了一個星期的旅館房間。出乎意料的是，

他在中國大使館一杯茶還沒喝完，簽證手續已全部辦妥。這樣，楊振寧成爲來華探親的第一位美籍華人。

楊振寧飛抵上海後，接待人員在機場爲他安排日程，並請他列出想要會見的人員名單。振寧渴望見到久別的親朋好友，稼先是他首列的人員之一。

當時林彪還沒有垮台，他在軍隊中的死黨已把黑手伸向國防科學工業系統，陰謀搞掉一批功勳卓著的科學家。鄒稼先、于敏等被關進西北某地的「學習班」，囚禁了整整四個月。楊振寧想會見鄒稼先的消息報到中央，由於周總理等領導同志的干預，「學習班」被責令解散，解救了一批寶貴的科技人才，稼先也得以回京。

言不由衷京外單位

在首都機場，稼先迎接了闊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，兩人都非常激動，却又無法推心置腹地深談。振寧問稼先在那裏工作，稼先回答說：「北京以外。」振寧又問是什麼單位？稼先回答：「京外單位。」回到家裏，振寧問弟弟振漢，什麼叫京外單位？振漢笑着說：「那裏有京外單位，是他不便告訴你。」聰明的振寧已意識到稼先的難言之隱，於是在以後的談話中，小心翼翼地避而不問稼先的工作情況。但是心中的疑雲久久不能散去。

振寧離京前，稼先去機場送他。在飛機舷梯邊，振寧終於忍耐不住，便繞着彎子問稼先：「我聽說中國試驗原子彈，有一個美國人在幫助搞

，這消息是否屬實？」這個問題使稼先很爲難。如果回答沒有，則說明自己了解內情，等於承認參與了原子彈製造。如果回答說不知道，又是在欺騙老朋友。稼先稍一思索，便對振寧說：「你先上飛機吧，我以後告訴你。」

送走楊振寧後，稼先立即將此情況如實向上級匯報，逐級請示到周總理，總理說：「要讓鄒稼先如實告訴楊振寧，中國試製原子彈，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。」稼先按照總理的指示，連夜給振寧寫信，並派人立即送往上海。在上海市革委會給楊振寧餞行的宴會上，振寧接過信使送來的信，當場拆開閱讀。當他確知是中國人自力更生製造成功核武器時，再也控制不住洶湧的激情，熱淚滾滾而下。

桑榆之年更相知

上賓貴客瑰寶巨子

近年來，楊振寧更加關心中國的科學事業，他多次到中國講學和訪問，爲科技交流和發展中國的理論物理科學做出貢獻。每次來華，只要條件允許，他就要來看望稼先，暢敘友情。振寧逐漸了解到稼先的歷史功績，對他更加敬重和關心，用各種方式表達深厚的情誼。細心的振寧還記得稼先的愛好，知道他性格恬淡，喜歡京劇和交響樂，便特意從美國帶來一張貝多芬第六交響曲（田園交響曲）的密紋唱片，送給稼先。在稼先六十歲生日的前夕，振寧又從美國買了一副設有電腦程序的國際象棋，要稼先注意休息和娛樂，

閒暇時可以獨自與電腦對陣。稼先感激老朋友的情意，收下了禮物。可是他實在沒有空閑，這副一次也未用過的國際象棋，至今還靜靜地躺在稼先家的櫃子裏。

到了八十年代，這兩位科學家已是年屆花甲的老人了。可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却彷彿又回到無憂無慮的少年時期，充滿了童稚純真的情趣。

一九八三年振寧來北京時，有一次在電話中與稼先閑談，說話間振寧忽發奇想，要向稼先借輛自行車，兩人一起騎車去逛頤和園。稼先猶豫着說：「自行車我家倒有幾輛，可是……」試想，一位是國家待若上賓的貴客，一位是國家視若瑰寶的巨子，人們怎麼會讓兩位老人去冒這種風險呢？振寧冷靜下來，也只好遺憾地作罷。

極度的緊張和繁忙，過早地損蝕了稼先的健康。一九八五年在北京開會期間，他感到腹部不適，便利用會議空閑去醫院看病，沒想到當即被留下住院。經過活體檢查，一個無情的判決降臨到稼先頭上：他被確診爲直腸癌，而且癌細胞已開始擴散……

在稼先住院的一年間，楊振寧曾兩次前往醫院探視。第一次探望時，稼先精神尚好，還可以站起來迎接振寧，兩人談興很濃，他們一起回憶往事，互相詢問熟識朋友的近況，振寧還與致勃勃地介紹當時國際學術研究狀況，隨手寫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圖。分別前，兩人在病房陽台上合影留念，稼先執意送振寧至病房門口，並要鹿希代他送振寧下樓。在振寧上車前，鹿希告訴他說，稼先病情已經非常危險，幾乎沒有治愈希望了。

。這消息給了振寧很大打擊，他為老朋友的病情焦慮不安。回美國後，他設法買到治癌新藥，請韓敘大使通過信使迅速送往北京。可惜藥送到後已為時過晚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，振寧回美國前又來看望稼先。此時稼先病情惡化，開始大出血。振寧站在病床前，深情地望着臥床不起的稼先，氣氛慘然。振寧送上一束極大的鮮花，他知道，這次可能是與老友訣別了。稼先神智還很清醒，他也意識到了同樣的含義。振寧走後，稼先吃力地對鹿希說：「振寧知道我不行了，所以送來特大的一束鮮花……」

一個多月後，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，一顆科學巨星隕落了。楊振寧從國外給鹿希發來唁電：「稼先為人忠誠純正，是我最敬愛的摯友。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，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恆的驕傲……」

深情慰英靈

巨星殞落死得瞑目

一九八七年十月，楊振寧又來到中國。一個秋風颯颯的日子，在稼先的大姐鄧仲先和夫人許鹿希陪同下，振寧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祭奠稼先。他徐徐步行到墓地，獻上一瓣心香，洒淚痛悼故友，悲不自勝。

振寧聽人說，稼先一九五八年被委以重任時就說過：「爲了完成這項任務，死了也值得。」在去世前幾天，稼先又欣慰地自語：「我死也瞑

目了！」稼先，你功垂千古，你可以無愧地長眠了！

站在墓前的許鹿希也思緒聯翩。她想起稼先逝世後，振寧從美國寄來的親筆慰問信，信中說：「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個世紀的友情。我知道我將永遠珍惜這些記憶……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裏多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。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。」是的，人生不過幾十年，只有無私地將一切奉獻

給民族和人民，才是活得有價值，才是永恆的人生！

楊振寧和鄧稼先，他們都是傑出的炎黃子孫，他們的友誼經受了時間和歷史的考驗。他們的友誼屬於那種高層次的、超越世俗觀念的、赤誠相見的摯友神交。他們應該是民族的永恆的驕傲！

（大陸旅美學人王興華推介。小標題爲編者所加）。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 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80元

之二十二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壽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。